

帶血的忠誠

靳樹增傳

● 王 剛 弓应恬 著

改革出版社

带血的忠诚—— 靳树增传

王 刚 弓应恬著

改革出版社
· 北京 ·

(京)新登字 0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血的忠诚:靳树增传/王刚,弓应恬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4.7

ISBN 7-80072-607-X

I. 带… II. ①王…②弓… III. 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709 号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宣武区福利印刷装订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14 印张 300 千字

印数:50000 册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亚视集团总裁靳树增



1969年,15岁的靳树增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在一起。



1978年,靳树增随战旗歌舞团在西藏风雪高原演出。

◇ 1979 年，靳树增参加对
越自卫还击作战凯旋而
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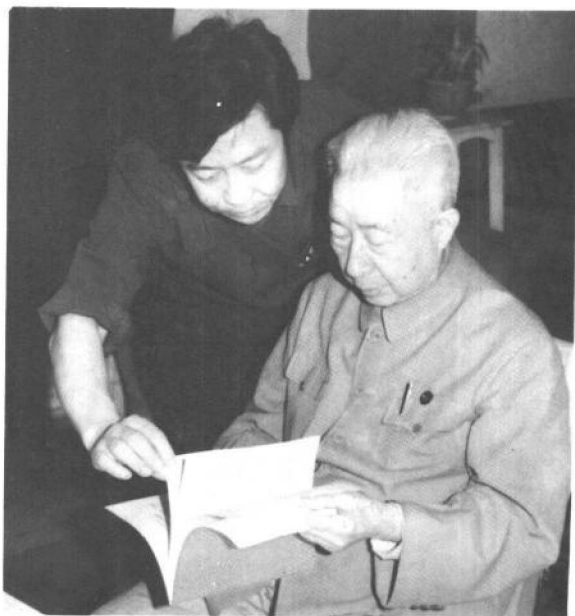


◇ 1988 年，靳树增主持拍
摄大型电视连续剧《杨
阔公》与主演之一张安
安在拍摄现场。





△1991年，靳树增向
前国家副主席王震
汇报《民魂》拍摄情
况。



◇1990年，靳树增向
前中共中央顾问委
员会常委王首道汇
报大型电视系列片
《民魂》的筹备情
况。



△1993年，靳树增在台湾
与蒋纬国先生在一起。



◇1993年，靳树增在台湾
与陈立夫先生在一起。



1994年3月6日，靳树增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及著名企业家邓怀庆在一起。



靳树增在钓鱼台国宾馆与王首道、李进民、王树元、张瑜合影。

◇ 董事长靳树增与台商黄藏宝先生、八大处农工商总公司邓怀庆先生签署成立北京亚洲电视城合同。



◇ 靳树增先生与美国蔡秋白先生洽谈建立北京亚洲电视城VIP山庄。



靳树增先生与阮若琳、邱复生、鲁晓威、李雪健及张艾嘉在一起。



◇宴请日本客人。



◇与法国客商在一起。

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带血的忠诚·靳树增传》序

“带血的忠诚”，这个名字很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带血的忠诚”才会成功。

忠诚的背后是个理想问题。裴多菲有一首诗，我们都记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然，他的理想是自由。而我们今天的理想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去做一番事业，一番挚诚的事业。

人的理想不是生来就有的。上小学、上中学，受到老师教育、书本教育，也未必能够确立。理想，是在人生的搏斗中得到的精神财富！

这部书中的主人公靳树增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没有理想，就没有忠诚，更何谈带血的忠诚。

忠诚，还是个人生态度、工作态度问题。认认真真作事，认认真真做人。而认真的极点就是忠诚，忠诚到生命都可以不顾。

没有带血的忠诚，能做成什么事呢？

为此，我希望广大读者认真读读这本书，喜欢这本书。

洪禹
一九九三

王刚 男，34岁，汉族。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著有小说《冰凉的阳光》、《秋天的男人》、《博格达童话》、《遥远的阳光》、《王刚中篇小说选》等。被称为新体验小说代表人物。

龚应恬 男，1963年8月生于浙江省义乌市，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枣树林》、《忌日》、《五环旗下》，同时在戏剧、影视方面亦有一定成就，创作了《与生命对话》等多部电视剧。

现为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

目 录

引子与主题前奏.....	1
第一章 不可改变的出身	6
第二章 贫穷与苦难的艺术	18
第三章 好男不当兵	28
第四章 大陆老兵	51
第五章 欢乐时光	65
第六章 雾重庆	78
第七章 神话与西藏	84
第八章 战争与人	100
第九章 南方有群虎	130
第十章 战争总是要结束的	144
第十一章 人生变焦	148
第十二章 “霓虹灯症”	169
第十三章 警官和囚犯	187
第十四章 嘉陵江备忘录	239

第十五章	天和地之间	266
第十六章	第一个总制片人在中国诞生	273
第十七章	一个富有的贫穷者	304
第十八章	最长的故事	321
第十九章	独 白	373
第二十章	家是出发的地方.....	377
第二十一章	日记摘抄.....	384
第二十二章	孤独行旅.....	390
第二十三章	在世纪将要开始的时候	400
后记		406

引子与主题前奏

在临近 1991 年终结的最后几天里，有一位年轻的老人坐在北京西山脚下的还不完全属于他的房间里，开始回首往事并面对一个简陋的录音机讲述他的过去。尽管他极力想使自己的叙述充满激情，但是他却时时显得疲惫。很难说他会对自己的语言表示满意，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他的确沉浸在重温旧梦的快感之中，这一切对他来说无疑是新鲜的。

说他是一位年轻的老人，不仅仅是因为在他脸上过早增添的皱纹，也不仅仅因为那些过早攀伏在他鬓角的白发，而是由于他曾多次描述自己的一句话：

尽管我才 38 岁，但是我已经走完了其他人 76 岁才有可能走过的路程。我耗费的精力比别人总是要多出一倍甚至几倍，我有时感到自己的确是一位老人，我活得太累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本关于一位 38 岁的、普通中国人的传记。据许多人说，他们还从未听过有这样“年轻”的传记，因为传记往往属于那些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都已完全苍老了的人们。

说他是一位普通人也许并不过份，尽管在眼下的文艺宣传中，那些暂时把艺术家的良心抛在脑后的哲人们为了掩饰虚伪

都喜欢说“他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这句话。尽管“普通人”这个问题已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庸俗不堪，但我想强调的是：

他的确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也不是林肯或者麦克·阿瑟，更不是麦哲论，他不是梵高，也不是王进喜、雷锋，他不是维根特斯坦，也不是海明威、巴金……

的确，他谁也不是，他是他自己。

一个属于中国的、不同凡响的艺术家，一个终将会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影视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以影视制片人自居并引以为荣的人，一个坐在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帝国中观测世界的人——

靳树增。

请记住这个名字。

中国人还从来没象今天，进入 20 世纪尾声中那样地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激动和忧虑，希望与焦灼、得意与痛苦，争吵与沉默时时地在折磨着每一个人。

平静被打破了，终于被打破了。

这种平静曾深深地积淀在我们这一类人群的心中，这种平静曾伴随着人们度过许多贫困而恬淡的日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场不再是暴力的革命在中国悄悄发生并展开，它柔韧却也是坚强地改变着人们的内心。

维根特斯坦曾说：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

假如人们稍稍思索一下，就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在今天的确是与一种难于忍受的、被改变、被推动、被吸引、被折磨的状态紧密相联。